

闽东革命斗争史丛书

4

# 閩東畬族革命斗争纪实

钟 大 湖



MINDONGGEMINGDOU  
ZHENGSHI CONGSHU

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委党史办公室

# 前 言

一九三四年，是闽东土地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共闽东特委、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诞生的年月。在这纪念闽东苏区创立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整理了《闽东畲族革命斗争纪实》，以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革命老前辈的敬意，并借此陶冶人们的革命精神。

闽东畲族人民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用自己的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囿于出书时间的紧迫，加之我们编写水平有限，许多问题尚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尚不完整，错误难免，敬请老同志和读者补充、指正。



图为 福安竹洲村畲族群众掩护红军活动的地点——“红军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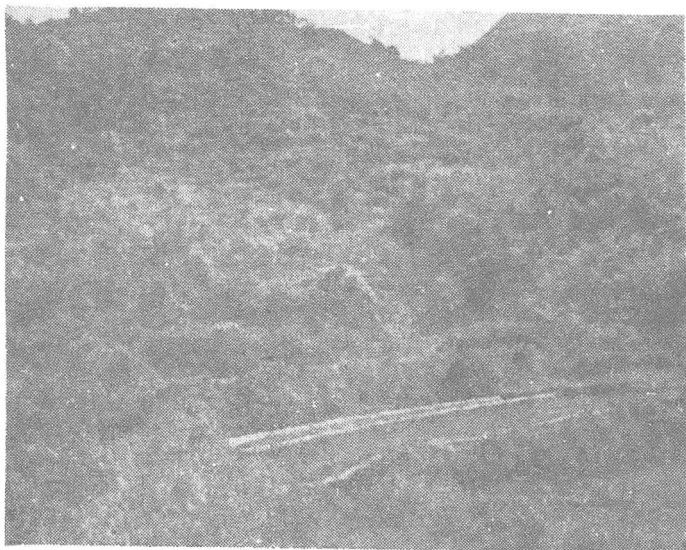


图为 中共安德县委和闽东独立师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周宁县芒园坪村（曾被敌人连毁三次，这是一九五六年重建家园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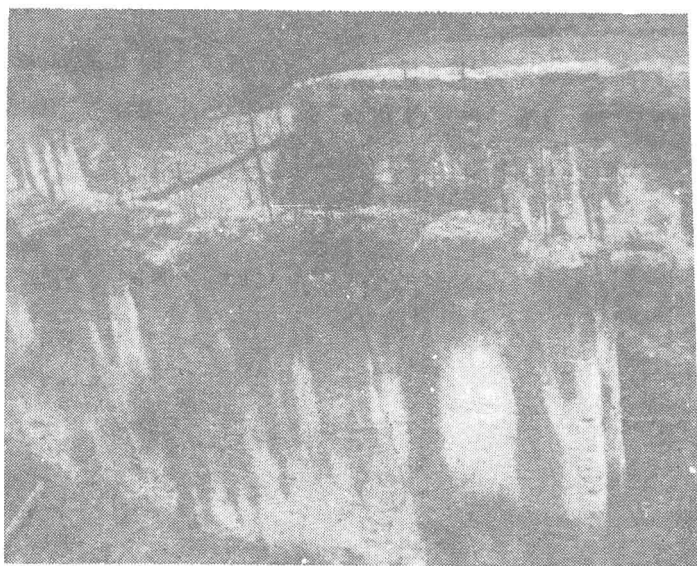


老红军、原福建省军区副政委，现省军区顾问钟大湖审定《闽东畬族革命斗争纪实》书稿。

福建省民委赠



图为 闽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宁德县天丰院旧址



图为 闽东游击队霞浦县龙潭修枪所旧址。

# 目 录

## 前 言

### 一

|             |   |
|-------------|---|
| 闽东畬族概况..... | 1 |
|-------------|---|

### 二

|                                 |    |
|---------------------------------|----|
| 中国共产党在闽东畬乡的发展与领导畬民开展“五抗”斗争..... | 10 |
|---------------------------------|----|

|                     |    |
|---------------------|----|
| 一、党组织在畬乡的建立和发展..... | 10 |
|---------------------|----|

|                      |    |
|----------------------|----|
| 二、党领导畬民开展“五抗”斗争..... | 15 |
|----------------------|----|

### 三

|                   |    |
|-------------------|----|
| 畬族革命武装的建立与斗争..... | 21 |
|-------------------|----|

|                     |    |
|---------------------|----|
| 一、各地畬族革命武装建立概况..... | 21 |
|---------------------|----|

|                    |    |
|--------------------|----|
| 二、畬族革命武装的主要战斗..... | 26 |
|--------------------|----|

### 四

|                     |    |
|---------------------|----|
| 畬乡建立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 35 |
|---------------------|----|

|                        |    |
|------------------------|----|
| 一、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 | 35 |
|------------------------|----|

|                      |    |
|----------------------|----|
| 二、畬族人民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 | 42 |
|----------------------|----|

|                           |    |
|---------------------------|----|
| 三、畬乡是闽东苏区和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 | 45 |
|---------------------------|----|

## 五

|                  |    |
|------------------|----|
| 畚族人民与革命血肉相联..... | 51 |
| 一、畚族红色交通员.....   | 51 |
| 二、畚族儿童团.....     | 54 |
| 三、畚族革命好阿姆.....   | 57 |
| 四、畚家革命“秘密罐”..... | 62 |

## 六

|                    |    |
|--------------------|----|
| 畚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中的斗争..... | 66 |
| 一、畚族苏区遭劫.....      | 66 |
| 二、宁死不屈 保护红军.....   | 70 |
| 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 82 |

## 七

|                    |    |
|--------------------|----|
| 畚乡革命红旗不倒，斗争不息..... | 87 |
|--------------------|----|

结束语

编后记

## 一 闽东畬族概况

闽东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东临大海，西靠闽北大山，南连福州，北与浙南接壤。山高林密，溪涧纵横，气候温和。境内共有十一个县（含连江、罗源）是全国畬族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福建省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根据第三次（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全国人口普查，闽东现有畬族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六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占全国畬族人口总数三十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二人的百分之四十五强。其中福安县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人、霞浦县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人、福鼎县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人、宁德县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罗源县一万六千四百七十六人、连江县一万零五百六十七人、古田县六千零七十五人、寿宁县二千零二十四人、周宁县一千三百九十七人、柘荣县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屏南县五百零三人。

我国畬族历史悠久。综合各种史籍及家谱记载：闽东的畬族，最早在广东会稽山的七贤洞居住。祖墓葬于广东凤凰山。隋文帝时，渐渐徙入福建。从明代起，散居闽东各地。先到连江、罗源，然后转迁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古田等县。



为了逃避战乱，徭役、赋税、瘟疫和民族歧视，求得生存，他们渐次从海边向内陆，从平原向山岭迁移。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流转，逐渐避向荒山野岭，形成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情况。一般几户至几十户聚集成村，与汉族有所间离，也有少数畬民与汉族杂居在一个山村。

畬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通用汉文。一般的畬民均能说畬语和地方语两种。畬族妇女，至今仍梳“凤凰头”（或盘龙髻），保持“凤凰装”（五色花线镶边加飘带）畬族人民勤劳、勇敢、淳厚朴素，男女均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富有民族团结性和斗争性。畬汉两族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共同创造历史，共同谋求幸福和解放。

旧社会，闽东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受尽掠夺压迫，文化十分落后。除了地主、豪绅（主要是汉族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外，还要遭受民族歧视和其他痛苦。正象他们所说的，“无田地、无钱财、无势力、无笔头。”绝大多数畬民过着“野菜作粮草，生姜当油炒，竹篾当灯点，火笼当棉袄”的饥寒交迫、血泪交流的悲惨生活。

他们的痛苦主要表现在：

## 一、田租剥削苦

解放前，“地主田连片，山客（畬民自称）没有山。”连江

县总洋村三十二户，只有自耕地五亩，每个畲民平均只有三厘自耕田。福安县仙岩畲族村，自耕地也只有二十亩。多数畲民都要佃耕地主的土地，全村每年要向地主交纳地租七万多斤粮食。福安山头庄、北山、如林三个畲族村，每年仅向西隐村的一户地主郭细绍交纳的田租、山租、墓租、宅基租的佃农就有二十八户，要交稻谷七千八百一十二斤。有的佃户因田地歉收，交不起全部地租。欠下一些尾数时，郭细绍就牵一头母牛给佃户放牧，生下的牛犊要归郭细绍所有。因此，当时西隐村地主给山头庄畲族放牧的耕牛就达二十多头。

畲民向地主交纳的实物地租，租额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定额租，即按田地年产量的百分之五、六十收租，如年产谷子五百斤的水田，租额则为二百五十至三百斤，不论年成丰歉，均要按这样的定额交租。另一种是分租，即按每亩田的实收产量，“四六”或“三七”分成（佃户得四、三，地主得六、七）。因此，每当稻子开镰，畲民的灾难就来了。要是遇到旱涝之年，畲族农民一年辛勤劳动到头的收获量还不够交租。更谈不上吃和穿了，用畲家话说是：“镰刀挂上壁，肚子粘腹脊。”

## 二、高利盘剥苦

畲族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日子难熬之时，只得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其利率要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即借一百斤谷子，还本和利一百五十到二百斤。还有一种叫小租（俗称空头租）、

是财主剥削农民最毒辣的手段。与一般的借贷不同。一般借钱可以随借随还，而这钱则讲年限，未到年限，即使有钱也不准还。如借钱三十元，折成利息三担谷子，五年还本，在这五年中，不管谷子市价如何，每年都要向地主交谷子三担。要是五年期满，借户无钱还本（三十元），纳租时间又要延长三到五年。

当年，畲民向地主借贷相当普遍。宁德县泮头一带二百八十九户畲民，每年就要向地主借粮六万斤。秋收时节要向地主还粮九万斤。如果剩余尾欠，来年就变成母本，利率也按上述计算。几辈人欠下的债，就象滚雪球一样，还也还不清，只得把土地、家具甚至人抵押给地主。如福安县山头庄畲族六十八户，每年要还地主高利贷粮一万斤以上，占全村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由于还债，大片田地渐渐变为地主所有。失去土地的畲民，生活就更加悲惨了。

### 三、苛捐杂税苦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掠夺畲族的劳动人民的果实，经常巧立名目，向畲族人民摊派各种苛捐杂税，什么月捐、房屋捐、门牌捐、娱乐捐；田税、契税、墓税、杂税、踏地税；电杆费、办学费、户籍费、保甲费、处丁费、联保费、油灯费、巡哨费、义务警察费、国民兵训练费、枪费、炮台费、身份证费、缓役证费、壮丁费、安家费、等等。从伪政府官员到伪保长只要勒索念头一动，就可以制定一种捐税，向畲民要钱。要是无钱。就抓鸡、掏

锦、劫物、抓人。象吸血虫一样，无孔不入，如霞浦县水门伪民团还兴一种叫做保农税，每割十担谷子，要抽三担供给民团，义勇队做粮饷（有的地方抽百分之二十）。连江县洪塘一带伪保长差一、两名狗腿，在畲民秋收时，到田里走走，假惺惺送上一袋水烟，就要畲民一筐“巡洋谷”。

罗源县八井，不论贫富，每户畲民每年都要给伪保长送保甲费二十至一百斤谷子；每月出一块钱的联保费；每年出一至三块钱的办学费。霞浦县青蛟，伪保长每收一次门牌费，就是对畲民一次榨取。在“清乡”换牌过程中，对参加红军的家属，却钉另一种门牌（以示这户是危险分子），多收门牌费，也有收了门牌费，却不发门牌，甚至连身份证、通行证也不发，致使畲民外出困难。福安县仙岩，畲族每户每年平均要负担各种捐税，折谷子二百斤。宁德县南岗，畲族姑娘兰伏弟因名字与男性名字相似。伪保长诬她是男青年。年年都要派她的壮丁费，最后，还被诈走十块银元。福鼎县牛埕下，畲族雷家臣无钱交壮丁费，嫁了妻子，卖了家当。儿子无人照顾，得病死亡；父亲还被伪兵抓去受刑，回来不久死去；母亲饿死，全家六口，被害得家破人亡，惨不可言。

#### 四、抓丁拉夫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征集社会青壮年当兵，充当内战炮灰，在闽东实行了“四抽三、三抽二，当丁匹马也要行”的抓丁政策，大肆捉拿畲族山村青壮年当兵。被抓走的往往有去无回，许多人被

逼上绝路。福安燕洋畬族乡三百三十户，当年被抓去五十三人，战死三十三人。仙岩村畬族钟伏金一家五口，两个女儿出嫁，两个男儿被抓丁，剩下自己生活无着，被逼上绝路而死。畬族青年雷石轩为了避壮丁，故意把自己弄成残废（驼腰）。

福鼎上宅村三户畬民因抓丁逃避他乡，儿女病死，妻子改嫁，后来绝了两户。神精病患者雷汉昌被抓去，体检过不了关，伪保长便回头要他的壮丁费。他“割肉无血”，伪保长就把他的妻子儿子一起抓走。儿子被弄死，他的亲戚向人家借了一笔钱给伪保长。伪保长才放掉他的妻子。畬族青年雷阿响为了躲壮丁，长年累月睡山洞，结果脊背都被白蚁咬烂了。

宁德南山一带畬民被抓丁五十二人。因抓丁派饷引起畬民嫁妻、卖子、卖田地、卖青苗、卖房屋、而造成绝户的就有三十四户。畬民钟故锦全家只有父、子、女三人，自己被国民党抓丁去当了炮灰。女儿被叔父卖给汉人做童养媳，男孩八岁就成了孤儿，沦为乞丐，到了十五岁就做了长工。南岗村八十三户，如此类的就有十八户。

罗源八井畬族乡一百九十二户，被抓丁四十八人，因生活逼迫，卖身当壮丁的八人。后来，逃回八人，剩下的杳无音信。畬族雷世康被抓时，不得已花了四十八担稻谷，买了一个壮丁去代替。结果，卖掉四位同胞兄弟留给阿娘养老的水田四亩（值十六担谷子）、住房一座（值十担谷子）、耕牛两头、生猪一头（值十四担谷子），再加上自己田里收成的谷子等等。被弄得倾家荡

产。不久，妻子生病，无钱治疗，离开了人世，逼得走投无路，背井离乡，无家可归。

## 五、民族歧视苦

自古以来，畲、汉两族人民亲同手足，可是，反动统治者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恶意煽动大汉族主义，挑拨离间畲汉民族的友好关系。他们视畲族为蛮族，异种，制造种种舆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传统习惯上，甚至称谓上污辱、歧视畲族人民。常常发生无缘无故的辱骂和殴打畲民的事件。

一九二〇年，耶稣教牧师从海外来到霞浦海边传教，强迫畲族农民出工盖教堂。畲民不出工，牧师便把持了海面 and 滩涂。不让畲民出去讨“小海”。有一天，畲族雷孔清的母亲带了十几个人到滩涂上拣蛤子。结果牧师就把他们当做“异种”看待，抓去毒打了一顿。畲民不服，到县衙去告状。伪县长颠倒是非，反说畲民聚众行凶，殴打牧师，判除给牧师放爆竹赔礼之外，罚红布一匹。

有一次，宁德涿头村畲族妇女钟老莲担柴上七都镇，只因无意间喊错价钱，就被流氓压倒地上打。打成重伤，无处告状。回家治伤，白白花去一百多元。

那时，大族欺小族，大村压小村，汉族地主、豪绅打骂畲民更是常有的事。

连江总洋村畲族（三十二户）由于交不起捐税，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抓去关押、吊打的就有蓝振光、蓝金万等二十六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由于畲族乡村多处于荒山野岭，居住分散，还成为盗贼土匪抢劫的对象。畲族群众从地主豪绅老虎一般的嘴里扒下的一点东西，又常常被狼一般的盗匪抢掠一空。当时最为畲民痛恨的有宁德桃坑、天湖山等地的土匪。汴头村畲民兰永乐，五年中被抢劫三次，家里羊、猪、鸡、鸭、衣服、杂物一扫而光。

在以上种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畲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大多数穿的是苧麻布衫，吃的“七分野菜三分粮”住的是“芦苇墙，篱笆门，茅草盖”。有木楼也是年久失修，四面通风。福鼎白琳七户畲民有三户睡稻草。十冬腊月，全家围在灶前烧火取暖，挨到天明。农民钟盛顺的母亲生了十胎，饿死六个。福安燕洋畲乡三百三十户，粮食够吃的只有五户，属于中农。绝大多数都吃苦脉菜、山皇后、金刚刺、猴头毛。有三十二人沦为乞丐，其中二十人死在异乡；有十三户嫁妻，二十六户卖子。凤洋畲村，也有五户卖子，十户嫁妻，十一户行乞，失去土地的畲民只得靠砍柴、烧炭、采药、打猎，或是给地主做长工，打短工来度日。福鼎牛埕下畲村仅二十五户，每年出外当长工的就达六十五人，有十五家成为绝户。

畲族农民世代居住深山密林，洼地山沟，长年难得日照，住宅潮湿；加之人畜同居，卫生甚差，故病菌易生，疾病易行。霍乱、天花、赤痢、疟疾、水肿、血丝虫等疾病时常流行，恶魔一般缠住畲民。畲村曾有这样的顺口溜“八月稻子黄，摆子（疾

病)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宁德南岗村有八十三户,一九三四年瘟疫流行,一月之间死四十多人。霞浦草岗村五十余户,一九三九年至四三年九月间,病死的有一百零九人。

畲族人民受尽磨难,贫穷、饥饿、疾病等种种人祸天灾,使广大畲民长年累月挣扎在死亡线上。据《福鼎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八斗洋(浮柳)、小麻洋(双华)两地有畲民三万多。到了解放初期,福鼎全县畲族人口只剩一万六千一百人。

正是由于闽东畲族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大仇深,痛苦难言。穷则思变,一心向往解放,革命愿望最强烈。所以他们具有要求革命的迫切性。由于他们迫切要求革命,在斗争中,表现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变心、不屈服、不怕流血、不怕砍头。因此,他们具有革命的坚定性。正由于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红旗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们就具有这种革命的彻底性;又由于他们长期经受民族压迫,到处受人歧视,民族苦、阶级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性。再由于他们长期居住深山僻岭具有民族自卫精神。因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就具有革命的保密性。以叶飞同志的话来说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斗争中,畲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对党支持最大。”这就是闽东畲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独具特点。



## 二

# 中国共产党在闽东畬乡的发展 与领导畬民“五抗”斗争

### 一、党组织在畬乡的建立与发展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东就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活动，部分县还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从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下，闽东各地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得到了迅猛发展。到一九三四年成立了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红军闽东独立师。五六十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创立了一万一千平方公里的闽东苏区。随后，党领导全区人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把红旗插遍闽东全境。

闽东党在整个民主革命中，一向重视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福安县：一九三〇年，闽东革命领导人马立峰，亲自到凤洋畬族村去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畬族群众起来闹革命，并派郭贵兴同志帮助畬族积极分子钟阿忒(音nī)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秋，钟阿忒由占如柏、郭怀庆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东畬族